

水鬼請仔

一、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今年埤塘裡的布袋蓮長得特別茂盛，張狂地佔領了整個水面，一陣風吹過來，布袋蓮搖動著圓滾滾的莖葉，咕嚕咕嚕鬧得埤塘不平靜。

好吵，咕嚕咕嚕，窩在水底的甘蔗翻了個身。

咕嚕咕嚕咕嚕，魚蝦困難地吐著泡泡，它們快因為布袋蓮無法呼吸了，一條頭頂帶個金色點點的鯉魚游到了甘蔗身邊，想讓他幫忙撥開水面的布袋蓮。

「別吵我，這裡又不是只有我一個水鬼。」甘蔗不耐煩地揚起手，指向埤塘另一頭的水草叢。

草叢裡，闊嘴拍著他脹得和布袋蓮一樣圓滾滾的肚皮，含糊說道：「嗝！不行……我啃了一堆水草，吃太飽，游不動……嗝！」

咕嚕。

甘蔗坐起身正想回嘴，乾癟的肚子偏不爭氣地發出聲響，裡頭空虛得只剩下幾顆水泡了。唉，他好想吃媽媽煮的菜乾，那菜乾曬在自家院子裡，皺巴巴暖烘烘，有種特殊的發酵味道，甘蔗不喜歡，吃飯時總隨意嚼幾下，再趁媽媽不注意偷偷吐掉，如今想吃卻吃不到了。來埤塘不過三個月，甘蔗還不適應水鬼生活，他想念菜乾，想念曬著菜乾的陽光，更想念那明亮溫暖、充滿他和媽媽兩個人笑聲的院子。

「哼，我媽媽煮的菜可比水草好吃多了。」

「我啃水草又不是因為它好吃。」其實水鬼不需要吃東西，闊嘴一天到晚啃水草只是為了滿足沒有完成的願望。

當年闊嘴幫城隍爺慶祝壽誕，在廟埕前吃到他人生最豐盛的一場辦桌，他一邊享用美食，一邊欣賞庄頭請來酬神的布袋戲，散筵時還包了些菜尾要回家當下酒菜。醉醺醺的闊嘴一路上搖搖晃晃，不小心掉進埤塘，本來可以努力游上岸，但他捨不得那包順著水流漂遠的菜尾，拚命往前游，想把菜尾撈回來。最後體力不支淹死了。闊嘴變成水鬼，而那包菜尾也沉在埤塘底下，成為水草的養分，後來每次闊嘴啃著粗硬無味的水草，都在回想著那場辦桌的好味道。

「等我作了城隍爺，一定要吃辦桌，還要看布袋戲，好好熱鬧一番！」

闊嘴半眯著眼想著，他記得當年那臺布袋戲演的正是《水鬼變城隍》，故事裡善良的水鬼和漁夫成為好朋友，不害人也不抓交替，後來就被提拔當上了城隍爺。闊嘴相信，只要乖乖忍耐，總有一天，他也會像那個布袋戲水鬼一樣，

有機會離開這幽暗的埤塘。

「甘蔗，你有沒有看過布袋戲，他們現在還在演《水鬼變城隍》嗎？」

「哼，布袋戲演的都是假的！什麼善良的水鬼，不抓交替不害人，根本就不是這樣，我就是被你害死的。」

「我沒有……唉喲，城隍爺在上，我闊嘴絕對沒有抓交替。」闊嘴連忙解釋，在過去一百年裡，他一直努力當一個善良的水鬼，還常常把落水的人救回岸上，怎麼可能去抓交替害死人。

「騙子，就是你害的，如果你認真工作，記得去撥開水面的布袋蓮，就不會害我看不清路，就不會害我淹死了。」

三個月前的那個晚上沒有月光，還下著濛濛細雨，甘蔗溜出門，想到廟埕前看布袋戲演出，學更多「請乩仔」的招式。他一路上興奮地蹦蹦跳跳，誤把布袋蓮叢生的水面當成草地，腳下一滑，後腦杓又撞在石頭上，甘蔗昏了過去，身體像個失去支撐的布袋戲乩仔落進埤塘，再次睜開眼睛時，他就變成水鬼了。

闊嘴嘆了口氣，不免有些愧疚，三個月前的那個晚上，他啃了太多水草，昏昏沉沉地躺在埤塘軟泥裡，錯過了援救甘蔗的機會，辜負了自己一百年來累積的功德和好名聲。

「生死自有定數，甘蔗，既然當了水鬼，就乖乖待在埤塘，你和我一樣繼續做功德，或許還有機會……」

「不要，我只是個小孩，才不想當什麼城隍爺！」甘蔗委屈大哭，他好想媽媽，好想繼續活在那明亮溫暖的陽光下，現在卻困在這潮濕黑暗的埤塘，除了魚蝦、布袋蓮和一個資深水鬼闊嘴，什麼都沒有。

「我要回家！我討厭布袋蓮！我討厭害我變成水鬼的布袋戲！」

甘蔗奮力游向水面，闊嘴趕緊跟著游了過去。

「不可以，傻孩子，你要去哪裡？水鬼不能離開埤塘啊！」

一陣騷動，水面似乎被撥開了一點空隙，迷迷濛濛透下些許月光，小魚小蝦終於得以呼吸，那條頭頂有著金點點的鯉魚也歡欣地游動著。然而這等愉悅與水鬼無關，因為他們早已不需要喘氣，對他們而言，連離開水面曬個月光都是件奢侈的事。

二、

隱隱約約地，青白浮腫的指尖穿過布袋蓮的莖葉，小心翼翼地探出水面，想留住一掬點染月光的池水。

「好痛！」

甘蔗縮回手，月光明明沒有溫度，卻燙得水鬼不敢離開水面。甘蔗痛得哭了起來，眼淚卻都順著水流化去了，埤塘水位似乎又因此高了一些些。

媽媽……當阿甜的身影出現在埤塘邊，甘蔗幾乎不敢相信，大概是因為他從水底望向岸上，看得不十分清楚，媽媽怎麼變得和以前不太一樣了呢？

阿甜披散著頭髮，臉上早已失去了笑容，她望向滿滿一埤塘的布袋蓮，看不見她思念已久的兒子。

「甘蔗，你是不是還在生媽媽的氣呢？媽媽那天不是故意要和你吵架的，媽媽和你相依為命，不想讓你學布袋戲，是怕你長大了會跟著戲班到處走江湖，一旦離開家，媽媽就看不見你了……甘蔗，你那天為什麼不聽媽媽的話？為什麼要偷偷跑去看布袋戲呢？如果你乖乖待在家，就不會……」

阿甜的眼淚落在埤塘裡，水位似乎又因此高了一些些。

「媽媽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
甘蔗在水底哭著喊著，阿甜卻什麼都沒聽見，只有布袋蓮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，那條金點點鯉魚游到甘蔗身邊，吐著泡泡，想安慰甘蔗的悲傷。

水鬼上不了岸，甘蔗再也無法回家，該怎麼做才能讓媽媽聽到他想說的話呢？除非……一個念頭浮現在甘蔗腦海，他開始將布袋蓮推擠到阿甜腳邊，嘗試著讓埤塘的水位越漲越高，池水慢慢打濕了阿甜的鞋。

「甘蔗，媽媽好想你……」阿甜不由自主地往埤塘中間又靠近了一些。

「媽媽，甘蔗也好想你……」

「不可以！」閻嘴大叫：「甘蔗，你不可以抓交替！」

金點點鯉魚突然奮力躍出水面，驚醒阿甜，她慌張地往後退了一步，哭著轉身離開了埤塘。

「我剛剛在做什麼……」甘蔗嚇了一跳，之前撞壞的頭更痛了。

閻嘴鬆了一口氣：「城隍爺在上，請祢原諒，甘蔗年紀還小，不懂事，他不是故意要害人的。」

甘蔗滿臉又是羞愧又是後悔：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沒有想要抓交替，沒有想

要害……嗚嗚……我差一點就做出糟糕的事了……」

「沒事，別怕別怕，沒事了。」闊嘴心疼地抱著甘蔗，「人的思念會跨越生死陰陽的界線，沒有任何力量能破壞這份珍貴的情感，但現在你們母子情緣已盡，應該各自努力，繼續去面對全新的生活了。」

「我只是好想……好想和媽媽說說話。」

闊嘴不忍心看到甘蔗失望：「那……我們一起想辦法吧。」

「聽說鬼可以托夢，你可以教我嗎？」

「你做水鬼才短短三個月，沒修行也沒功德，無法給人托夢，讓我來試試，或許我可以到你媽媽的夢中，和她說你想講的話。」

「欸，等一下，不行！」甘蔗覺得不太對勁，「你是一百年前的水鬼，突然出現在我媽媽的夢裡面，她一定會害怕，萬一她從此不敢經過埤塘水邊，我就再也看不見媽媽了。」

闊嘴看著甘蔗和他一樣慘白浮腫的臉，搖了搖頭：「你說得對，這招不行，而且我們水鬼這模樣，容易讓人做惡夢，就算要出現也得換個不會嚇到人的樣子。」

「必須得換個樣子……啊，有了！」甘蔗靈光一閃：「可以請乩仔啊！」

「請乩仔？難道要請布袋戲班來演戲？水鬼又不是城隍爺，誰會幫我們去請戲？」

「我們可以自己演啊，演布袋戲的時候，會把手藏在乩仔裡頭，用乩仔來做動作、演故事。我也可以做一個乩仔，躲在裡面就不用怕被月光曬到了，這一大片布袋蓮就是戲臺，我要在這裡演布袋戲給媽媽看，用布袋戲演我想和她講的話。」

甘蔗一邊講一邊手舞足蹈地示範著，仔仔細細地把他的計畫講給闊嘴聽，金點點鯉魚感染了甘蔗的興奮，也跟著他游過來游過去。

「真是個好方法，甘蔗，讓我幫你完成這場戲吧。」

闊嘴和甘蔗開始在埤塘裡尋找適合的材料，他們取下布袋蓮圓滾滾的莖葉，作出乩仔的頭，再用水草縫合幾塊破布，搭配枯枝做成了乩仔身軀。金點點鯉魚還為甘蔗蒐集來許多魚群掉落的鱗片，有些直接縫在乩仔身軀做裝飾，有些混著水底軟泥磨成顏料，畫成乩仔的五官。

「完成了！」甘蔗信心滿滿，開始練習操作乩仔。「城隍爺在上，請祢一定要幫忙，讓媽媽來到埤塘邊，我來請乩仔，我想演布袋戲給她看。」

三、

如同過去那段日子，阿甜思念甘蔗，流著眼淚進入夢鄉，夢裡有一隻頭頂帶個金色點點的鯉魚，在月光裡游呀游，她想抓住那隻金點點鯉魚，可是魚越游越遠，阿甜怎麼也跟不上。等到阿甜睜開眼睛清醒過來，卻發現自己迷迷糊糊地走到了令她傷心的埤塘邊。一個多月前，她來到這裡，差點就做了糟糕的事。但是今晚的埤塘和那天不一樣，正是滿月的日子，月光把埤塘照得清清楚楚，在布袋蓮叢生之處，竟然出現了……

「廷仔？」

阿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廷仔顯然比不上傳統布袋戲廷仔精美，頂多算是小孩做出來的替代品，但那的確是兩隻廷仔，一大一小，像是媽媽帶著孩子，笨拙地在布袋蓮間移動著。

「媽媽，你現在聽不見我的聲音，希望你能看懂我演的布袋戲。」甘蔗努力操作著廷仔，想把自己的心情傳達給阿甜。

兩隻廷仔玩遊戲，小的撲在大的懷裡，一起度過很開心的時光。

兩隻廷仔吵了架，生氣的時候會背對背，卻也會偷偷轉頭關心對方。

後來，小廷仔離開睡著的大廷仔，蹦蹦跳跳地越走越遠，咕嚕一聲就消失在埤塘裡面了。

「甘蔗！」

一條金點點鯉魚托著小廷仔浮出水面，小廷仔向阿甜揮揮手，在月光裡順著水流越游越遠。

媽媽，對不起，我要先說再見了。

「甘蔗，你真的很會請廷仔呢，今晚的布袋戲很精采，你演得很棒，以後你就自由自在去走江湖吧。」阿甜哭著向小廷仔揮手。

從此以後，珍貴的思念將會像埤塘滋生萬物一樣，回憶與祝福都將繼續滋長著彼此，給彼此力量。

「不要擔心，媽媽會好好照顧自己，再見，我的甘蔗，再見了。」

戲結束了，就把眼淚留在埤塘吧，金點點鯉魚游到阿甜看不見的地方了，只剩布袋蓮還在咕嚕咕嚕搖擺著，今晚埤塘的水位似乎又高了一些些。

四、

「有夠厲害，真看不出來，甘蔗，你請廷仔的功夫真的很棒。」闊嘴本想一邊看戲一邊啃水草，卻被甘蔗的表演吸引得目不轉睛，根本就忘了手上還有水草。

甘蔗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：「第一次啦，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演得更好。」

「這場戲是我這一世人……啊，不對，這是我做人和做水鬼這兩輩子以來，看過最精彩的布袋戲了，如此說來，我闊嘴可能比城隍爺更有福氣呢。」

甘蔗還沒來得及臉紅，一個陌生的聲音響起：「正是，就算是在城隍廟埕前，吾也未曾看過這等好戲。」

「城……城隍爺？城隍爺怎麼會來到這裡？」

闊嘴和甘蔗驚訝地看著金點點鯉魚，那鯉魚嘴巴一張一合，頭頂的金點點正閃耀著前所未有的光芒。

「阿甜向吾祈求，託吾好好照顧甘蔗，於是吾化身金鯉來此，想不到現在的埕塘比吾做水鬼時更加有意思，很榮幸能和你們一起完成演出，吾不禁期待，下次請廷仔，你們會演出什麼故事呢？」

可能會演那隻不抓交替的善良水鬼終於離開埕塘，當上城隍爺。

可能會演那隻請廷仔的小水鬼得到機緣，可以展開新人生。

布袋蓮依然長滿整個埕塘，今晚的戲暫時落幕了，但無論岸上或水底，無論有沒有月光，總是有故事會繼續說下去吧。